

人物春秋

编者按

八大山人的书画世界 哭之笑之总关情

■ 缪士毅

近日,“高山仰止 墨染千秋——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”在江西南昌正式开展。此次特展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和江西省博物馆同时展出,汇集了22家重要文博单位的129件书画精品,特展将持续到10月10日。八大山人原名朱耷,是明朝皇室宗亲,生于明末,颠沛流离于清初,一度遁入空门,这样的经历给其艺术作品带来与众不同的风格和意趣。

今年是清初书画家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,翻阅其画集及相关书籍,品鉴其创作的众多怪伟豪雄、淋漓奇古的艺术作品,领略其笔墨意趣,解读其艺术哲思,足以让人有高山仰止、墨香千秋之感,久久难以平静。

八大山人(1626年—1705年),本名朱耷,是明朝宗室后裔,与石涛、弘仁、髡残合称清初“四画僧”,江西南昌人。明亡后,削发为僧,当过道士,名号甚多:刃庵、雪个、个山、个山驴、屋驴、人屋、良田、灌园长老、雪纳、广道人、破云樵者、八大山人等,后世最熟悉的还是“八大山人”。

清初史学家陈鼎在《八大山人传》中说:“八大者四方四隅,皆我为大,而无大于我也。”又说:“余每见山人书画款题‘八大’二字,必连缀其画,‘山人’二字亦然。类哭之笑之,意盖有在焉。”八大山人作为清初书画双绝的艺术大师,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花鸟画、山水画和书法艺术三个方面,以至于石涛赞他“眼高百代古无比,书法画法前人前”。他的艺术成就影响深远,是清初中国画的一代宗师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,明朝灭亡,第二年清兵占领江西,清政府为了巩固统治,对明代残存势力进行残酷的搜捕诛杀,八大山人因遭逢时代剧变而深受刺激,先是隐姓埋名于村野,由于口吃而伴作哑巴,继之又遁入空门。1681年,55岁的八大山人病愈后还俗。此后,从60余岁到生命终点,他靠卖书画为生,过着清贫的生活。

这位用袈裟裹着精神苦痛的前朝遗民,内心深处浸渍着太深的亡国丧家之痛与摧心折志之悲。于是,亡国之恨一直萦绕于其心,那压抑的情感便在绘画中聊以寄托,遗民情怀深刻影响其书画艺术创作,其作品呈现出特有的风范与品格。其署名“八大山人”,就常将四字竖写连缀,笔形看似“哭之”或“笑之”,以寄托国破家亡的悲愤心境。

在绘画上,八大山人尤以花鸟画的成就为最高。他上承沈周、陈淳、徐渭以来的文人花

鸟写意画风,从中汲取营养,且挣脱形式的束缚,强调缘物寄情,以极具个性的奇简冷逸的风格,彰显独特风采。他的花鸟画意境幽冷清奇,构图和用笔均极简疏,可谓“笔简形具”,自成一格。

在意、造型、用笔、用墨以及诗书画印的结合上,生动尽致,八大山人的画作达到了水墨写意花鸟画前所未有的水平,对中国花鸟画影响深远。如他画的鸟,有些显得很倔强,即使落墨不多,却表现出鸟儿振羽,使人有不可一触,触之即飞的感觉。有些拳足缩颈,一副既受欺又不屈的情态,在构图、笔墨上更加简约,呈现出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。花鸟画代表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枯木四喜图》轴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《荷花水鸟图》轴和《写生册》等。

八大山人的山水画近师董其昌,远法董源、巨然、郭熙、黄公望、倪瓒等诸家。他所绘的山水非对景写生,而是以貌取神。他所创造的山水形象是一种凄楚苍茫、残山剩水、寂寞荒率的境界,这与他出家隐居的遗民心境契合。他的山水画既有巨制,也不乏册页小品,无论构图、笔墨与意境皆十分精妙,别具一格。他的这种笔墨和意境体现在《花鸟山水册》《秋山图》《秋林亭子图》轴等山水画作品中。尤其是《秋山图》轴,以擦干而得明洁滋润的笔墨形象,蓬松朦胧,一片混沌,别具意境。

八大山人的书法集大家之所成,又能独树一帜。他的小楷笔法严谨,颇具晋唐风采;涉笔大草很有王羲之的风范,又似怀素的笔法,亦似明人草书格式。其行草作品以《王羲之临河叙》《临蔡邕书卷》为典型,这种笔法基本上是钝拙圆笔,墨微枯;其篆隶浑沌沉着,绝少尘俗气。难怪弘一法师刻意摹仿他的书法,在笔情墨趣中蕴以禅道,凄苦冷逸,亦足感人。

除了花鸟画、山水画和书法作品,八大山人在蔬果绘画方面也颇具特点,往往通过象征寓意的手法,以其奇特的形象和简练的造型,使画中形象突出,主题鲜明,从而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蔬果造型,其画笔墨简朴豪放,构图疏简,独具特色。这在他所创作的西瓜画作中也可可见一斑,他所描绘的西瓜,与其他画家笔下的西瓜相比,显得冷逸孤傲。

八大山人的《荷花翠鸟图》立轴,纸本墨笔,纵182厘米,横98厘米,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从画面看,荷叶如盖,几根长长的茎上各自绽放出花朵。两只翠鸟分别立于荷塘畔的两块巨石上,其中一只翠鸟侧身回望,两者相对而视,神态警觉。画作以篆书笔法勾勒荷茎,荷叶以浓淡墨色交替呈现层次,花瓣简圈笔写,水面点缀级根波纹,凸显墨色韵律。尤其是画作“以书入画”的特点,彰显了八大山人书画互融的艺术理念。

八大山人的《秋林亭子图》立轴,纸本水墨,纵160.6厘米,横78厘米,现藏于上海博物馆。从画面看,画面右侧山崖陡峭,崖上林木扶疏,枝干清瘦而又劲挺。茅亭孤立于林水之间,远山以淡墨略写,与近景的浑厚形成虚实对比。画家用笔兼具篆籀笔意,枯润相生。布局独特,内涵丰富。虽不施色,但层次分明。通过凝练的笔触和秃笔挥洒,给画面笼罩上一派荒凉静寂、无可奈何的气氛,体现了画家孤寂清高的风格。

墨韵流转,风骨长存。八大山人笔下的艺术作品带给人们的是无限美的享受。



文博苑

一亭立乡野 “二水”阅流年

■ 刘颖

有言道,亭者,停也;亭者,景也。亭子,不仅是我国的传统建筑形制,更是华夏文明的缩影。历朝历代,在海南曾出现众多被载入方志的亭子。奈何岁月更迭,现今岛内完好留存的古亭已寥寥无几。

路亭,是旧时在乡野道路一侧修建的凉亭,专供赶路商旅、耕作农人驻足歇息。明代大学士丘濬修建的施茶亭,便是其中之一。

除了施茶亭,在海口乡野,仍有一座近百年的古路亭静静伫立至今。作为琼北羊山地区为数不多的古亭实物遗存,这座亭子已然成为这片土地上一道弥足珍贵的人文景致。

从府城,经薛村去往龙桥镇的乡间公路,格外适合骑着电驴慢慢悠悠闲逛。驶离薛村,穿过响水桥,道路开始顺着地势蜿蜒起伏,爬坡下坡之间,骑行的闲适感扑面而来。随着闹市楼宇缓缓被抛在身后,喧嚣渐行消散,二水亭,这座隐匿在乡野深处的古路亭,缓缓出现在视野之中。

若是没有提前查阅资料做足功课,单凭第一眼观感,多数人难免将这座古路亭错认成半途停工的废弃建筑。旷野空地之上,四根水泥立柱承托一方宽大平顶,亭体高度仅有两三米,通体钢筋混凝土构造,造型朴素粗犷。

亭顶平顶嵌有一方石匾,正中镌刻亭名“二水亭”;右侧抬头:民国廿四年(1935年)冬月立;左侧落款小字:口宝村吴口创建、邓美口书(有三字缺失或无法识别)。

二水亭坐落海口市龙桥镇昌学村与保明村交界地带,对照史料可知昌学旧称为“昌宝”,据此推断匾中残缺村名即为“昌宝村”,对应现今的昌学村。可惜的是,匾面上两处人名遭人为涂抹、损毁,字迹已然无从辨认,两人身份更是无从得知。

“二水”是什么意思?望文生义,人们往往会先入为主生出两种猜想:一则亭子坐落于两水交汇之处,二则此处地处古称“二水”的坡博村。待到实地踏勘走访,很快会发现两种猜想皆不成立。问询当地乡邻方知,此处的“水”,似乎另有深意。

有人说,地方俚语之中,“水”不单指代河溪流,更是当地老一辈计量路程的特有单位。民间约定,一水约四公里,折合八里路,二水即为十六里。除此说法外,也有人认为此地地势低洼,常年积水,故而得名“二水”。二水亭的称谓,便取自这一古地名。两种说法各有依据,虽难辨本源,却共同承载着一方土地的人文记忆。

琼北羊山地区多火山石地,自古行路艰难。据民国《琼山县志》记载:“西南官路,离郡五里,俱系石地,迂曲崎岖,官吏艰于来往。”

明代中叶,当地庠生王用礼奉命督修西南官路,因地制宜铺砌石道,路面宽窄随地形而定,上接大来都(今城西镇薛村一带),下至托都(今龙泉镇托村一带),跨越六图地界,全长绵延五十里。这条明代古官道,便是后世府城通往南部乡镇的主干道,极大地缓解了羊山行路之苦。

即使如此,旧时府城前往龙桥的乡道仍有二十余里路途,沿途荒石遍野、林木稀疏,既无大树遮阴,也无村屋歇脚,炎炎烈日之下长途跋涉,行路艰辛依旧难以想象。



海口市龙桥镇“二水亭”石匾遗存。刘颖 摄

民国二十四年(1935年),昌学村这位邓氏乡贤慷慨解囊,斥资修建了“二水亭”。整座亭子构造朴素简约,并无精巧华丽的装饰,也没有宏大的规模,却撑起了一方天地,为来往奔波的旅人阻挡了近百年的风雨。直至十余年前乡道改造之前,途经路人依旧习惯在此驻足休憩、躲避风雨。

如今的二水亭,四周村屋错落分布,不难看出,应是这座亭子汇聚八方旅人,酝酿出醇厚绵长的乡间烟火,也封存了无数质朴动人的乡间往事。

世事变迁,沧海桑田。在时代洪流中,邓姓族人已悉数搬离昌学村,因此这位行善乡贤的生平往事就此湮没在岁月里,已然无法查证考究。

所幸古路亭得以留存至今,有心人默默守护着这座建筑,以最质朴的方式感念前人善举,也算是一份难得的慰藉。

文史荟

学林一叶

著名作家沈从文 落榜退费亦凌云

■ 周小丽

每年高考放榜时,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有人金榜题名,逐梦名校,也有人名落孙山,满心怅惘。民国文坛大家沈从文的落榜往事,恰恰告诉我们:考场的得失只是人生的一瞬跌宕,真正的成长,从来不在试卷之上,而在永不言弃的坚守之中。

1923年的盛夏,与无数奔赴考场的少年一样,二十一岁的沈从文,怀揣滚烫求学梦,奔赴北平的考场,却迎来人生最彻底的一次失利。彼时的沈从文,只是一个走出湘西大山的普通青年,仅有小学学历,半生辗转行伍,从未接受过系统的新式教育。他满心憧憬想要考入名校深耕学识,改写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可现实格外残酷,没有扎实的应试功底,不懂新式学堂的答题范式,沈从文显得格格不入。

他先后报考北京大学、中法大学,屡屡折戟。好不容易获得燕京大学二年制

国文班的考试机会,却因英语基础薄弱、新式学识匮乏,面对考官提问一问三不知,最终成绩归零。这次落榜格外彻底,连考官都心生怜悯,破例将他缴纳的两块钱报名费原路退回。一纸零分成绩,一次全额退费,成了这位文学青年青春里最窘迫、最刺眼的印记。

更让人唏嘘的是,他曾被中法大学录取,却因无力承担二十八元的食宿学费,最终无奈放弃。名校之门近在眼前,却被现实狠狠阻隔。接连的考场失利、现实困境,让初到北平的沈从文彻底陷入低谷。

那段日子,是沈从文人生最灰暗的时光。没有学历,没有人脉,没有积蓄,他蜗居在北平银闸胡同一间狭小潮湿的“窄而霉小斋”里,冬无炉火、夏遭蚊扰,一日三餐常常只是馒头配咸菜,日子清贫难熬。正式学堂关上大门,他却从未停下求知的

脚步。借着北大兼容并包的开放学风,他日日奔赴红楼旁听,汲取新文化思想。旁人依靠课堂课本增长学识,他以世间百态、半生阅历作教材;旁人借试卷定义能力,他靠观察、思考与书写沉淀自我。湘西山水风物、军旅冷暖遭遇、北漂谋生煎熬,都化作独属于他的精神养分。

当年那个考场零分、无缘名校的落榜少年,终是逆袭突围。他没有一张正规大学文凭,却凭一己才情,站上了文学高地,写出《边城》《湘行散记》等传世佳作,澄澈温润的文字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;更是打破学历偏见,受聘成为西南联大、北京大学教授,兼具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双重成就,成为享誉后世的文史大家。当年退回报名费的考卷,早已湮没在时光里,唯有不曾折损的志气,让沈从文走出一条远超考场标准的广阔人生路。